

心灵漫笔

# 打麦场上

■于贵起  
初夏的阳光洒下万千条金线，以大地为版，织出一望无际的麦毯。南风如弦，奏响气势恢宏的金色乐章。大型收割机隆隆作响，在田间穿梭，只需要一响的工夫，场光地净，颗粒入仓，夏收就结束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夏收又叫“过麦口”，是一场激烈的持久战。打麦场就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。

布谷鸟的叫声在村里村外响起时，麦子即将成熟，家家都忙着“造场”。割掉地头一小块早熟的油菜，拔出油菜根，用铁耙子耙平地面，趁黄昏薄薄地浇一遍水，再撒上陈年的麦糠。第二天一早，赶上牲口，拉着石碾，把地面一圈圈碾平压实，打麦场就造好了。

“麦熟一响”。母亲磨亮镰刀，迎着晨曦，弓下坚韧的腰身，把麦子一垄垄割倒，父亲再装上车，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

上。太阳高高升起时，把场里堆积的麦子抖乱、铺匀，摊成圆形。这叫“摊场”。六月的阳光把麦秆晒得焦干。到了午后，爷爷戴上草帽，一手持长鞭，一手牵起缰绳，“嗨儿”的一声吆喝，石碾和碾石就跟在牲口屁股后面，哼唱着“吱吱扭扭”的旋律，均匀地从厚厚的麦糠上碾过。这叫“碾场”。爷爷通过脚步的移动和缰绳的收放控制着石碾的位置，使其碾过去的印记刚好一圈挨着一圈，仿佛在用粗糙的石具为麦子短暂的一生描画精致的年轮。

碾过两遍以后，还要“翻场”。就是用桑杈把麦糠全部翻过来，再碾另外一面。两面都碾好后，把牲口赶到树荫里喝水休息，就该“起场”了。全家人齐上阵，先把抖落了麦粒的麦秸挑到一边，再把混着麦糠的麦粒推推到打麦场中间，桑杈、木锨、扫帚等农具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打麦场上一派忙碌的景象。

晚风轻拂，场边的大杨树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在欢快地歌唱，爷爷要“扬场”了。他手持木锨，把麦子高高抛成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风把麦糠吹到一边，黄澄澄的麦粒就落在了爷爷脚下。夕阳洒过来，如同一道道金色光线从天边倾泻而下，逐渐汇成一条假伏的金龙。连爷爷脸上舒展的皱纹也变成金色的了。

白天，我忙着拾麦穗、送清水，也跟在大人后面翻场、起场。休息时，我就在打麦场一边的杨树荫里捉蚂蚱、编草帽。远远传来一声清脆的吆喝：“冰糕、冰糕，凉甜解渴！”就见一位穿的确良花布衫的女孩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走来，车上绑着一个醒目的白色冰糕箱。这个身影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期盼与甜蜜，成为少年时光里一道令人心动的风景。

晚饭后，我随爷爷到打麦场上看场。落日余晖把平整光滑的打麦场映得像一面镜子。我赤着脚在打麦场上撒欢，遗落的

麦粒和麦糠硌得脚板痒痒的。凉爽的晚风徐徐吹来，带走了一天的燥热和疲惫，突然，一只金龟子或放屁虫“嗡”的一声从头顶掠过。辽阔的天幕上，次第亮起的星光点亮童年最温馨美丽的梦……

为了抢收抢种，父亲把割掉的麦子在场地堆起来。等到全部碾完已是夏至过后了，半尺多高的玉米幼苗又在土地上写出了绿色的诗行。打麦场也被重新翻耕，犁出了整齐的沟坎，插上了红薯秧。只有高大的麦秸垛矗立在地头，像一座座纪念碑，述说着曾经的繁忙，见证着时节的更迭。

“五月黄云全覆地。打麦场中，啾轧声齐起。”又到了麦收季节，石碾的吟唱在我耳边响起，仔细品味，那低沉而有节奏的吟唱，是家乡传统农事千年传承的回响，是我魂牵梦萦的童真与童趣，更是父母祖辈们用青春和汗水谱写的岁月之歌。

## 烙馍卷菜

■赵会玲  
小时候，烙馍是家里人吃得最多的一种面食。它制作方式简单，不费时费力。人们从地里劳作回来，洗手和上一块面，在面板上拽成小面团，擀成圆形的薄饼，支上鏊子，点上火，很快就能吃到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各家各户的馍筐里基本上都盛着烙馍。

烙馍卷菜就是生活。应季蔬菜丰收时，就卷上新鲜的蔬菜；若是没有蔬菜，就卷上脆爽的咸菜。实在没有菜，白砂糖、蒜汁、芝麻盐、辣椒油也能卷起来。小孩子放学回到家，肚子饿了，赶紧去馍筐里拿烙馍，再找找有什么可卷的。没有现炒的蔬菜，便就地取材：一把荆芥叶子、两三棵小葱、新摘的豆角、刚抽的蒜薹、刚割的韭菜……凡能生吃的都可以卷进烙馍里——整片麦地蜷缩成一枚温热的茧而月光开始在麦芒间编织银色的网。打捞陷入泥土的汗珠与笑颜，萤火虫提着灯笼走过，听见大地深处传来绵长的呼吸。

吃，有时还会把烙馍里的菜互换，就组合成了酱豆角菜、香椿萝卜条等，口味更加丰富，大家吃得口舌生津。

春末，芹菜长成了便拿来炒，或是用开水焯过凉拌，或是将芹菜叶子拌上面蒸一蒸再浇上蒜汁，都可以用烙馍卷着吃。后来，抽了蒜薹可以炒，可以腌，腌蒜薹可以保存很久，也适合用烙馍卷着吃，相当美味。

夏天是蔬菜最丰盛的季节。最好吃的是辣椒炒蛋。青色的辣椒配上金黄色的鸡蛋，再用烙馍卷着，真是再好吃不过了。可是鸡蛋要攒起来卖钱，一般家庭不舍得吃，因此通常只剩下炒辣椒。单是炒辣椒也非常好吃，尤其是那种细长的辣椒，辣味十足，适合炒辣椒圈。辣椒切成圈拌上面粉放进锅里炒，咸、辣、香，让人食欲大开，卷在烙馍里，吃得人大汗淋漓，嘴里热辣冒火，却总是吃不够。

秋天，把倭瓜切丝，配上醋炒，酸脆爽口，卷进烙馍里，咬上一口，满嘴生香。

冬天，烙馍卷凉拌白菜心，满是鲜香。

烙馍卷菜有着万物皆可卷的胸怀，卷着柴米油盐，卷着苦辣酸甜，卷着有滋有味的日子……

## 小满

■周桂梅  
微风携带着麦香，拂过脸庞  
一粒麦穗，也有黄金般的梦想  
阳光倾洒，那饱满一天一个样

小满未满，一切恰到好处  
似人生，留一份期许  
在这蓬勃的时节，不慌不忙

微风轻拂，麦浪翻涌  
那是大地谱写的金色乐章  
农家墙壁上的镰刀  
在田间地头，偶尔还能派上用场

桑叶正肥，滋养着春蚕的梦想  
它们默默吐丝，编织着未来的模样  
池塘里，荷叶初展  
宛如绿伞，撑起一片清凉

樱桃红了，似串串玛瑙  
挂在枝头，点亮了夏日的时光  
枇杷黄了，散发着诱人的芬芳  
每一口，都是甜蜜的珍藏

小满未满，是恰到好处的圆满  
是生活的智慧，是心灵的安然  
不骄不躁，不疾不徐  
在这美好的时节，静享岁月的安然

■陈猛猛  
风在麦田上练习书法  
以无数根麦芒为笔  
饱满耀眼的阳光  
写下连绵不绝的惊叹号  
镰刀在麦秆上雕刻年轮  
农人的草帽漂浮于麦浪间  
如一枚被季节咬住的铜纽扣

那些低垂的麦穗正沉溺于  
时光的酿造术  
它们把土地母亲甘甜乳汁  
悄悄藏进有力的胸腔  
等待某个露水清凉的黎明

## 金色麦浪

发育成沉甸甸的喜悦  
每一粒都播着太阳的光芒  
浓浓麦香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飘荡  
带着季节的芬芳与馈赠

炊烟在屋顶系上蓝绸带  
打结处垂落母亲唤归的声调  
当暮色漫过田埂  
整片麦地蜷缩成一枚温热的茧  
而月光开始在麦芒间  
编织银色的网  
打捞陷入泥土的汗珠与笑颜  
萤火虫提着灯笼走过  
听见大地深处传来绵长的呼吸

## 合欢

■谭艺君  
一朵红绒花，就表达了  
喜庆的民间

轻摇一把把粉红的羽扇  
开满季节的枝头  
这夏日的清晨  
把生命中的欢愉和美好都展开  
谁持彩练凌空一舞  
也表达不尽  
心中这深深的情愫

这是一生  
仅有的绯红呵  
还可以再艳俗一点，还可以  
再近些烟火气  
只因此时欢喜。此后  
将念念不忘，相思成疾

当月光涂满斑驳的门槛  
新鲜生动的夜晚已来临  
星空低垂。朝开暮合  
合欢，闭上翠绿的眼眸  
把命定的欢喜都用完

风拾检，辽河路  
一红绒花

## 岁月凝香

■安小悠

初夏是我最喜欢的时节。此时，春天的料峭彻底走远，夏日的酷热尚未来临。从上午八点到十点，太阳似乎只走了一尺距离，这是我从树影推断的结果。八点出门上班时，东侧雨路铺满树影，现树影退后一尺，阳光洒下，仿佛在路面上铺了一条金色的缎带。沿着雨道走在初夏的光影里，十分惬意。阳光洒在树上，树木投下影子。因树头新绿尚未浓密成荫，那影子显得单薄而轻盈，如同稀释后的墨痕，淡淡地铺在路面上。我站在树下，看到光斑从树缝间洒落，像是镶嵌在大地上的一颗宝石，借着微风不断地变幻摇曳，满目璀璨。

这里的树多是果树，樱桃、石榴、枇杷、无花果等，也有香椿、银杏和国槐。2014年搬来此处居住时，它们还是小树，现已亭亭如盖。那时我二十几岁，走过树影时，看着我的影子叠在树影上，树影轻盈，我的影子却显得滞重，风能吹动树影，却吹不动我的影子。对比之下，忽就觉得自己有点老了。还有两棵水杉，已经长到好几层楼高了，却依然一副少年模样，真让我羡慕。它身形修长，笔直矗

## 初夏光影

立，虬枝绝无旁逸斜出，仿佛生动地诠释了何为“陌上人如玉，君子世无双”。我轻抚树干，抬头望见阳光穿透它的叶片，叶叶透明，脉络清晰，仿佛是琉璃做的。

很多年前，我常在初夏时节走进一望无际的麦田。那些日渐饱满的麦穗擦过我的身体，麦芒刺穿我的单衣，像麦穗故意挠我痒痒。为了摆脱它们，我就在田间奔跑，跑得飞快，所有的麦穗都追不上我，直到我跑进一棵杨树的影子里。

少年的身体都自装马达，跑起来不知疲惫，停下后才觉劳累。于是，我靠着树干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树影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变化。我是在回忆里才开始羡慕那些有机会呆在树影里的麦子的，仿佛它们正被杨树庇护和偏爱。但麦子何感，我无从得知。也许恰恰相反，它们视树影为牢笼、梦魇、魔咒，无数次想逃离它，毕竟植物需要阳光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愿意当一棵树影里的麦子。当树遮住阳光时，我就停止光合作用，安享片刻清凉，等树影走过，再继续光合作用也不迟。我要做一棵松弛感十足的麦子，长出有灵魂的麦穗。

一棵麦子的影子太细，一排麦子的影

子太短，我永远无法完全融入进去。所以，我安静地坐在树下，一心一意地听麦子“哗啦啦”歌唱，听树上传来斑斑的“咕咕”声，还有不远处布谷清脆嘹亮的叫声。无数的天籁汇成一首初夏的交响曲，十分动听。

我少时用弹弓打鸟技术不差，但从不打布谷鸟。我太喜欢它的名字了，那时我真想自己的名字也叫布谷。“布谷、布谷”，听起来像一个麦田的布施者，颀立于麦穗之上，布下亿万颗饱满的希望。我随后揉搓了一穗麦子，青黄的麦粒胖乎乎的就直冲咽下，嚼得好的能吹出像泡泡糖那样的泡泡来。

当斜阳把树影绷紧拉到最长时，便是黄昏的鼎盛时刻。很多人喜欢宋祁的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但我不喜欢，感觉过于熙攘，我喜欢他的“且向花间留晚照”，夕阳洒下，万物安静。一天之中，我最爱夕阳铺展的黄昏。忙碌的工作终于结束，人们甩掉高跟鞋、松开领带，整个人放松下来。夕阳像一把钥匙，为我们打开自由之门。

沐着晚风，我心无旁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星星一颗一颗升了起来……

## 生活感悟

## 看不见的院子

■贾鹤

年少时不知道春天的可贵，百花盛开、绿柳成荫、莺飞燕舞，美景随处可见。庸常的日子里，因为看到了美丽的事物便会觉得多了一丝美好。走在尘烟飞起的路边，不经意看到一株开花的树，心里也会涌上难以言说的感动。

杏花、桃花或者梨花挂满枝头的景象在我心里一直是绝美的画面。每每看到这些树，我都希望自己有一个院子，能把这美丽纳为私藏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在自己想象中的院子里栽种了太多草木，樱花、梨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桂花、玉兰……它们错落有致，缤纷盛开，成四时不败之势。我的想象总是点到为止，回避房子的朝向、院子的打理、树木栽种的方位等细节，只要能在灿烂的阳光下或在皎洁的月光中欣赏花朵的风姿、聆听鸟儿的欢唱，那便是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刻了。

其实我也明白，事情最美好的一面往往只存在于幻

想之中。现实中，当我们真正拥有了梦想中的事物，未必能感受到当初幻想时的那份欢喜。比如陶醉于阳光下院子里散步的闲适，但强烈的紫外线却可能让人不得不关门闭户；欣喜于拥有庭院的自在舒展，然而打理庭院的劳累或许又会让人满腹怨言；在月色如水的夜晚抬头望月，或许又会想念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”那种地势和心理上的“高”。

总之，人总是充满矛盾的，很难在一种拥有中感受到完全的满足。由此衍生出的幻想，既可能是奋斗的动力，也可能是现实苦涩的诱因。对我来说，保持幻想是生活的有效调剂。在我的小阳台上，我可以布置一片花园。虽然没有心仪的花树，但有应季的草木。我每天照顾它们，这样的劳动强度恰是我能承受的。看到它们生机盎然，我同样很有成就感。而那些可见却未曾拥有的树，就让它们继续在我的幻想中、在我的看不见的院子里继续美丽吧。

## 人在旅途

■王剑

到成都去看杜甫草堂的愿望非常强烈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杜甫就是一位饱经忧患的长者，额头上刻满岁月的褶皱，眼神中满是对民生的热切关注。那一声声沉郁的叹息，挣脱诗句的平仄，总是时时回响在历史深处。

杜甫草堂位于成都西门外的浣花溪畔。公元759年冬天，为避“安史之乱”的战火，杜甫携家眷从陇右辗转入蜀来到成都。在好友严武等人的慷慨资助下，杜甫在浣花溪边搭建起了茅屋。从此，他暂时停下漂泊的脚步，在川中有了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步入正门，门楣上的“草堂”二字遒劲有力、分外醒目。两侧的对联“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北庄”（出自杜甫的诗），巧妙地揭示了草堂的地理位置。沿着中轴线前行，大廳、诗史堂、工部祠三座主体建筑依次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“廳”，就是官署，是古代地方官吏的办公场所。“大廳”即大办公室。公元712年，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（今河南巩义）。他从小生活在“奉儒守官”的仕宦家庭，希望自己能够辅佐君主、报效国家。然而仕途

坎坷，他终其一生都未得重用。杜甫流寓成都时，被好友严武举荐，曾担任节度参谋、检校工部员外郎一职，但这只是个挂名的虚职而已。因此，杜甫即便有办公室，也不会太大。我想，所谓“大廳”，不过是后人的一种良好愿景，昭示着人们对杜甫诗歌成就和理想抱负的肯定与尊崇。

再往前走，就是诗史堂。杜甫一生创作了1400多首诗，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，涉及社会动荡、政治黑暗和人民疾苦等内容，被誉为“诗史”。诗史堂也因此得名。诗史堂内，陈列着杜甫的铜像。杜甫面容清瘦，眼含深情，眉目之间全是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命运的忧心忡忡。

穿过柴门，就到了工部祠。“柴门”二字由著名画家潘天寿亲笔题写。“万丈光芒，信有文章惊海内；千年艳慕，犹劳车马驻江干”，匾额和对联悬挂其上，更显古朴典雅。

工部祠是用作祭祀的殿，青瓦突檐，素面无饰，给人一种朴素庄严的感觉。祠内设有神龛，杜甫塑像居中，两侧分列着宋代诗人陆游和黄庭坚像。陆游和

黄庭坚是杜甫的“铁粉”，他们与杜甫在忠君爱国思想上有共鸣，在诗歌创作上对杜甫有推崇，于是组成了文学史上高配的“铁三角”。我注意到，工部祠前面的院子内种植了蜡梅、罗汉松、桂花、茶花、紫薇等花木。隆冬时节，蜡梅的清香更为工部祠增添了几分幽雅的意趣。

举目望向东北方，一座竹篱为栏、黄泥涂壁、茅草做顶的农居若隐若现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茅屋”。只见一道低低的柴门面溪而开，溪流蜿蜒而过，岸边种植着花卉。篱边有一棵楠树，院中有一口水井，卵石随意地铺在院中。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。杜甫当年多少次倚靠在柴门边，以盘缠油酒迎送朋友，畅叙别情。

从整体布局看，茅屋分为堂屋、书室、卧室和厨房几个部分。堂屋居中，宽敞而明亮；左右两边分别是卧室和书房，简单而紧凑；东面靠边的是厨房，虽然简陋，却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走进杜甫的书房，一种清苦之感扑面而来。书房中仅摆放着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，桌面上的竹筒里插着一支毛笔，一卷被翻开的书上落满了灰尘。然而就在这样清苦的环境中，杜甫在不到四年的时

间里，写下了240多首诗篇。著名的《春夜喜雨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《江畔独步寻花》等诗篇就是在这里诞生的。

当时的茅屋四周，风景秀丽，如诗如画。杜甫在此远眺西岭积雪，近察春水群鸥，听过黄鹂鸣翠柳，看过白鹭上青天。然而，生活并非总是美好，一阵狂风卷走了屋上的茅草，让杜甫看清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与无奈。坐在漏雨的床头，杜甫追古抚今、悲天悯人，发出了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”的呐喊。令人震撼的是，杜甫算是中国诗歌史上贫寒、失落的诗人之一，但他精神世界竟是如此丰富。他的这句呐喊，如同一支穿越时空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的时代，给予人们生活的希望与力量。

浩然正气造就了杜甫，也激活了草堂。当年杜甫离开成都后，草堂便已不存，前蜀诗人韦庄苦寻多日才觅得遗址，并进行复原。后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多次修复，草堂最终成为缅怀和致敬伟大诗人的殿堂。

每年，都会有无数的人来到这里，瞻仰诗圣瘦削的面容，感受他那炽热生命里蕴含的强大力量。



枇杷熟了(国画)

董新会作